

人们为之惊讶了。

这，也正是唐绍仪让人佩服之处。1957年，毛泽东主席还提及此事，曾钦佩地称赞他“能上能下”，并号召全党高级干部好好学习这种“能上能下”的精神。

曾经治国的唐绍仪如今却要来治县，但他表现出了和治国同样的热忱。对于中山县的建设，他提出了一揽子计划，涵盖实业、教育、农渔业、农村建设、引进外资等多个领域，并且有条不紊地实施了几年。

在他的治理下，中山县的面貌有了很大的变化。最直接让百姓受益的，是他将唐家湾的石板路修建成了混凝土马路，大大方便了百姓的出行，又将整个市区的下水道进行了规划重建，确保暴雨来临时能够安全、顺利地排水。如今，大半个世纪已经过去了，唐绍仪的这些心血成果仍在发挥着重要作用。

此外，他还花费不少钱银兴建了私人花园，取名“共乐园”，寓意与乡亲们同乐。他还公开举行捐赠仪式，签字画押，将共乐园捐赠给故乡。

可惜树大招风，正当中山县的建设事业蒸蒸日上时，时任广东省政府主席的陈济棠却看不过眼了。他看着唐绍仪在大刀阔斧地改来改去，晚上就睡不着觉，总担心唐绍仪是在中山县搞自己的“独立王国”。于是，1934年，感觉忍无可忍的陈济棠派兵包围了唐绍仪的官邸，唐绍仪被迫辞职离开广东，一度轰轰烈烈的中山模范县建设到此突然画上了句号。

容闳奔走 领幼童而求西学

容闳出生于珠海南屏镇，从小在洋人开办的学堂——马礼逊学校学习，后来又留学美国，从耶鲁大学毕业，成为中国历史上留美第一人。毕业后，容闳并不贪恋新大陆的繁华，而是迅速回到了战火纷飞的祖国，渴望用西学救国，并为此奔波一生。容闳救国的奋

斗历程，可以看作一部中国近代史的缩影，他接触过太平天国，投身于洋务运动，组织幼童留美，参与戊戌变法运动，后来，又为孙中山先生创立共和出谋划策，真正称得上是“职业救国人”。

而容闳一生最精彩的篇章，莫过于率领幼童赴美留学。

1854年，容闳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他也成为中国历史上就读美国大学第一人。他无视新大陆繁华的诱惑，毅然结束了在美国八年的生活，回到了在列强的魔爪下早已满目疮痍的祖国，开始了他毕生的救国行动。

耶鲁的留学生涯对容闳的影响是毕生的。除了增长了他的学识，扩宽了他的视野，培育了他艰苦奋斗的精神和出色的交往能力外，最重要的是，美国的教育给他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使他心中萌生了让国内更多的孩子来美国接受文明教育的想法。他由此定下了一生奋斗的方向，那就是：通过让更多的孩子赴美留学，将西方的思想和学术传播到中国去，使中国越来越文明和富强。

然而，当他真正踏上国土，准备将这项宏伟计划付诸实践时，他才猛然发现，祖国的现状远远比自己在异国的报纸上了解到的要复杂得多，恍如密密麻麻的死结，自己倒成了塞万提斯笔下的堂吉珂德。苦苦拼搏和等待了十六年后，他才在曾国藩、丁日昌等清廷开明官吏的帮助下，拿到了朝廷同意其组织学生出国留学的批条。

容闳等人成立了留洋肄业事务所，由容闳和保守派官吏陈兰彬共同担任监督。经过长时间的筹备，他们决定选拔一百二十名年龄在十二岁到十五岁之间的幼童，分四批奔赴美国留学。最后确定的一百二十人中，来自容闳故乡香山县的就占到三十九人，是这支留学大军的绝对主力。

到达美国后，幼童们在容闳等人井井有条的安排下，迅速投入了崭新的学习生活，他们很争气，在这个新大陆上用自己的汗水和聪明努力攀登着知识的高峰。从中学时代开始，他们不仅学习成绩突出，在学校举办各种活动时也是活跃分子，甚至在东方人毫无技巧基础的舞会上，一些幼童也成了引人注目的明星，这极大地改变了美国校园内外对中国人的印象。

遗憾的是，清政府虽然同意选派幼童出国，却一直死守着“水中抓宝手不湿”的思维，希望这些孩子能够专心只学洋人的先进技术，至于洋人的文化、宗教信仰以及各种各样稀奇古怪闻所未闻大逆不道违背礼教的风俗，这些小孩子绝不准学，这个想法就像你让一个人徒手去抓取放在水中的宝物，但又要求他手不准沾湿一样，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特别是一个未成年人刚刚抵达一片环境全新的大陆，你要他在几年的成长期里对周围除了技术之外的一切视而不见，这种情况是绝不可能实现的，从中不难看出落后封闭的清政府思想的幼稚性。后来，当看到幼童们逐步融入美国社会，清政府不仅害怕了起来，加上与容闳有矛盾的监督陈兰彬及其继任者吴子登一直添油加醋地宣扬留美幼童的负面事迹，最终，1881年，朝廷的判决书降临，要求一百二十名学生全部撤回，这一百二十人中，仅有詹天佑和欧阳庚完成了大学学业，幼童留美可谓半途而废。

但不管如何，留美幼童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官派留学生群体，注定将成为一个里程碑标志载入史册。近代中国一直想努力睁开眼看世界，幼童的出国留学，无疑是史册上值得大书特书的千古创举。容闳作为这项伟大工程的主要执行人，更是注定将流芳百世。

链接一 容闳亲笔签名的原版自传 *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

穿越百年时光后，“中国留学生之父”容闳亲笔签名的英文原版自传 *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即《西学东渐记》）“回家”了，为珠海无比辉煌的近代百年史增添了一个鲜活的历史见证。

容闳嫡孙容永成先生把书送回家时表示，目前很少发现容闳亲笔签名的该书原版书，这本珍贵的书籍将成为珠海市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

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 是容闳晚年用英文撰写的回忆录，1909年在美国出版。1915年，徐凤石和恽铁樵把它翻译成中文，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名曰《西学东渐记》，其后，又有各种译名的版本出现。该书共二十万字，回顾了容闳的一生，详细记述了容闳如何说服曾国藩等人，首次选派三十名幼童赴美留学，以及在国外探

索强国之路的艰辛经历。

这本已有一百多年历史的书已经很旧，在家里很难保管。容永成一家人最终达成共识，决定将其交给博物馆保管，但是交给国家博物馆还是珠海市博物馆，其家人意见存在分歧，在容永成的坚持下，容家终于决定将其捐给珠海市博物馆。“珠海是容闳的家乡，也是我的家乡，在这里有很多亲人朋友，我很放心交给珠海市博物馆保管。”容永成在捐赠仪式上动情地说，交给珠海市博物馆收藏，也能更好地弘扬容闳精神。

目前珠海市博物馆已藏有两本 *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 英文原版书。第一本是十多年前美国学者高宗鲁先生在珠海参加“容闳研讨会”时捐赠给珠海市博物馆的，但并无容闳签名。珠海市博物馆馆长张建军表示：“这本‘签名本’，除具有文献价值和学术研究价值外，还具有重要的历史文物价值和重要的收藏价值，堪称珠海目前收藏的留美幼童文献资料中最具代表性、文物价值最高、历史意蕴最深厚的珍贵藏品之一。”

链接二 清末版的“三顾茅庐”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曾经的香山热血青年，转眼便要步入中年。将近八年的时光里，容闳依然是个远离故乡的游子，他去过广州，去过香港，去过上海，去过太平天国的大本营天京，不停地向掌握权力的人陈述自己的救国理念，可惜，现实一次又一次地辜负了他的满腔热情。

政界路不通，容闳开始考虑走经商贸之路，想通过积攒雄厚的财力来推动自己救国理想的实现。他把目光瞄准了卖茶这一行，也找到了商业伙伴，还到太平县产茶地去奔波了一趟。不料乱世经商，风险甚大，还遭遇过土匪的骚扰，最后巨资未曾积攒，身体倒搞垮了，只得暂停休息，等病好后在九江经商。

也就是在这里，容闳又等到了实现“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这个伟大理想的一线曙光。这个故事很有意思，堪称清末版的“三顾茅庐”，或者书信版的“三顾茅庐”。

1863年某日，容闳收到了安徽省城的一封来信，寄信人是张世贵。张世贵是宁波人，当时在中国第一炮舰上当统带，容闳与他只是一面之识，平日并没有什么交情，因此收到对方的来信，容闳感觉很意外，打开信后，更是惊疑不定。原来书信中写到，总督曾国藩听说了容闳的名字，有兴趣见一见，自己奉总督大人的指示，邀请容闳尽快到曾国藩所在的安庆走一趟。

曾国藩（1811—1872），晚清朝廷重臣，也是近代史上的牛人之一，死后谥号“文正”。他是湖南长沙人，毛泽东主席对他这位老乡也是倍加推崇，说：“予于近人，独服曾文正。”甚至到了曾国藩已经离开人世一百多年后的现在，他著述的《曾国藩家训》仍然是风靡全国的畅销书之一。

当时曾国藩任两江总督，总管江西、安徽、江苏三省的军民政务，是清朝一品大官，九位封疆大吏之一，还是湘军的统帅，当时和太平天国抗衡的重要将领。这样的一位大人物突然命人写信来找容闳，也难怪收信人会吓得睡不着了。容闳挠破脑袋也想不通，曾国藩为什么要急于见他？之前自己跑到太平军的大本营去走了一趟，还和太平天国的官员将领有过接触，后来又曾经在太平县向太平军的人购买茶叶，这些“反清”的把柄曾国藩是不是都掌握了？还有，一年前曾国藩的湘军曾经在徽州被太平军赢了一仗，军中谣言四起，说是总督大人已经去向阎罗王报到了（后来证实还没去），不过当时容闳却不合时宜地路过战场附近，如果曾国藩知道了，会不会怀疑自己是散播谣言的奸细？会不会是派手下写信把自己坑过去，然后就地正法？

容闳越想越心惊肉跳，张世贵这人自己并不太了解，也许他并不是个出卖朋友的人，但事情这么突兀，自己又怎能不怀疑呢？

于是，本着小心驶得万年船的想法，容闳还是决定婉拒曾国藩的邀请。他小心翼翼地给张世贵回了封信，信中恭恭敬敬地说，自己能蒙总督大人青眼有加，征召前去，深感荣幸，感谢总督大人礼贤下土的盛情，可惜目前新茶刚上市，各处前来订货的人很多，生意一时忙不过来，实在抽不出空前去，特向总督大人谢罪，改日定

当上门晋见等等。

这是曾国藩对容闳发出的第一次邀请，可谓“一顾”。

两个月后，张世贵再度来信，催容闳尽快前往安庆，附在信函中一起寄来的还有容闳一位熟人李善兰的一封亲笔信，这封信却是写给曾国藩的，信中对容闳极力推崇，说他曾在美国留学，抱负不凡，心中常思为国家和政府效力，使中国走向富强之路云云。李善兰是近代著名数学家，精通天文和算术，当时在曾国藩府上当幕僚，这也算是他为容闳写的推荐信了。信末还附了一段写给容闳的话，说总督大人想做一件极其重要的事，要对容闳委以重任，劝容闳尽快前往。

看了这两封信，容闳之前心中的疑团尽消，懊悔自己之前是以小人之心胡乱猜度曾国藩。他迅速回了封信，说几月后定当前往安庆。

这是曾国藩对容闳发出的第二次邀请，可谓“二顾”。

然而，曾国藩那边实在是等不及了，很快，张世贵和李善兰又各飞来了一封信，信中更具体地阐述了曾国藩的意思，希望容闳弃商从政，成为他的部下。容闳心里甚是欣喜，如果能得到曾国藩这等高官的支持，自己的教育计划和救国梦想何愁不能实现！

事不宜迟，他马上给曾国藩那边回了封信，表示感激总督大人盛意，经过深思熟虑，自己愿意前往效劳，等处理好手头上的事情，马上过来安庆报到。

这是曾国藩对容闳发出的第三次邀请，可谓“三顾”。

提起三顾，大家都会想到三国时期刘备三度上门邀请诸葛亮出山。遇到求贤若渴的上级领导，是中国历代文人志士心中无比向往的。而如今曾国藩虽然因军务繁忙且距离较远，没有像刘备拜访诸葛亮一样亲自骑马上门邀请容闳，但作为封疆大吏，能够三度命人来信表达自己热情的邀请及殷切的期望，已经给容闳带来了极大的震撼和欣喜。没想到在兵荒马乱、国势衰落的清朝末年，还能有朝廷大臣因为重视一位知识分子的才干和理想而上演书信版的“三顾茅庐”，这个故事至今听起来还让人感到温暖……

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容闳拿着曾国藩提供的 6.8 万两白银，远渡重洋，购买“机器的母亲”去了；再后来就是 120 名幼童启程到美国去了……

绍仪商和 成民国而任总理

1862 年，唐绍仪出生在香山县唐家村（今珠海市唐家湾镇唐家村），唐廷枢是他的族叔。1874 年，在唐廷枢的举荐下，他经过容闳的选拔，作为第三批留美幼童奔赴新大陆，并以优异的成绩考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不幸碰上朝廷撤返留美幼童，大学梦成为泡影。

回国后，唐绍仪成了一名“公务员”。他的青年时代一直跟朝鲜有着不解之缘，第一份工作就是前往朝鲜办理税务。税务是很繁杂的工作，唐绍仪却非常干练，处理得井井有条，给领导和同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光绪十一年（1885），袁世凯出使朝鲜，唐绍仪在他帐下效力。老袁从小虽然读过“四书”“五经”，却志在习武，兵书读了一箩筐，至于洋文却一窍不通，有个像唐绍仪这样通晓中外的部下，袁世凯欣喜之余，自是十分看重，还特意写信向朝廷举荐。因此，十年的朝鲜出使生涯结束时，唐绍仪已经是个正厅级官员（五品顶戴）。

回国后，唐绍仪依旧主要活跃在对外领域。主持天津海关工作期间，他改善海关工作作风，亲自频繁直接与外商对话，严格审核，确保国家的关税白银没有像之前那样白白流失，还接收了八国联军占领的天津城区，收回了秦皇岛口岸的管理权。由于功绩突出，他迅速被提拔为一品顶戴，升任外务部右侍郎等要职。

在外交领域，他最突出的成绩无疑是赶赴印度与英国交涉所谓“西藏问题”。1904 年，英国军队占领拉萨，接着蛮不讲理地将清政府撇在一边，与西藏地方反动势力单方面签订所谓的条约，妄图独占西藏。消息传来，清廷顿时手忙脚乱，竟不知道该派谁前去与英国交涉。最后，唐绍仪临危受命，奔赴印度谈判。